致廖仲恺书

杨庶堪

仲恺先生执事：

庶堪行矣，后此之责，惟公等好自为之。展堂告我，谓：介石云我一日不去，则粤局一日不安，信如斯言，我何不乐一行以安粤局。特虑庸弱如堪，不足当此重系耳。汝为之欲兼以自重者，粤祸之发，岂堪思议耶！？且勿言滇军未如介石所诅，至少尚有一二将领可表同情，即组安一辞，湘军稍退，必有汗且喘走相告者，非不能，不屑不忍耳。使介石处我，我复无端诟之，彼其狂怒，尚复几微为大局前敌计耶！？是则介电导火之烈，思之真可危惧。不识诸人何以决策如是其？！手段之劣，可叹亦复可笑。以愚所闻，旁观之论，似未有一人赞其贤者。堪微末不足惜，其如吾党之士、天下之人闻而寒心何耶！？去堪自有其道，要勿令当代贤哲，遂有世道人心之痛，则策之善者也。如介石者，岂非堪平昔误认为死生患难之交耶？一旦反面，狞恶至不可堪，其所诃责，复皆适得其反。彼其旨趣，不过欲夺我居职，以崇奉其长官耳。此一言可得之事，何为必挑拨主客恶感，且视故旧如仇仇，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至于如此其极耶！乃或谓，此非介石之作，季陶文豪实主之，诚否？未敢遽判。堪于季陶，除此次执事代乞顾问，省长本自贤豪负责之事，若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友商我，当无不拱手以让者，何必使介石诬蔑万端而后为快耶！？此以不欲超出预算未之应许外，他似无恩仇之可言。亦尝谬许其人以为天趣尚多者，若以数百元故，而遂破其实有，果尔，则吾党先亡，何有于堪个人关系？！堪非谓赤化之宜行与否，特假此行彼，为党德所忌。先烈血沈未干，吾党主义未泯，先生夙志未伸，诸贤乃操入室之戈，歼灭此数十年历史之党徒，俾堕毁数年之亲交，贤者真不可测；堪自是不敢复相天下士矣。或又谓，此为某派借赤化为政略者之所为，诚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幸我素志思退，夕闻而朝即谒帅乞去，若如介石所称，果挟客军，人格以避来去无恒之辱，不与诸贤同其风趣，沟渎之经，或聊胜于羊车之返耳！随节年余，幸未尝置先生于炉火，如往年白鹅潭之役者，诸将无汝为之大欲者，亦幸不相责难。临别尚复依依。同官诸人亦无一人由堪构陷，如堪今日所遭者。犹情先生与执事辈强堪出任今职，致有含沙射影之祸。从此退休，亦聊以保晚节于他年。轰烈之行，宁看公等之为之。山野余生，不复敢与人家国。友道衰微，党德沦落，虽欲无大计，早定于沪渎，此不过为初鲜之一试耳，继此而驱除者，乃大有人在，此尤非浅陋所知，亦不敢信于盲从转售之害。区区之愚，不能无叹耳。堪之极端退让，盖有三因不容默尔：一则息肩为我素愿；二则前敌未敢轻动；三则先生免致困难。以是无理之言，遂成有力之矢，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亦严以表示，有耻之言，不获自已，亦异执事曲谅之也。行矣，自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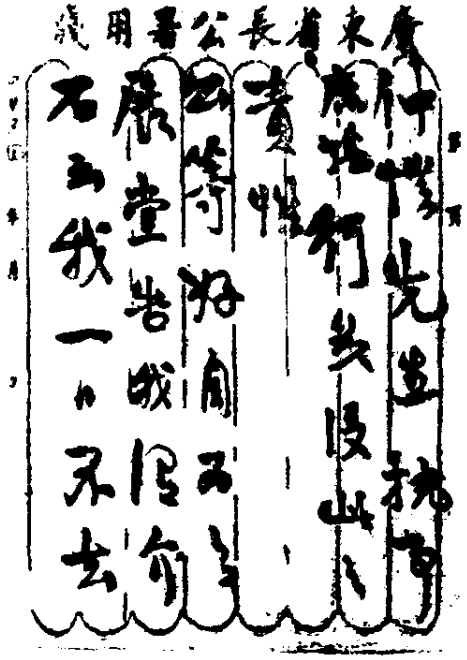
杨庶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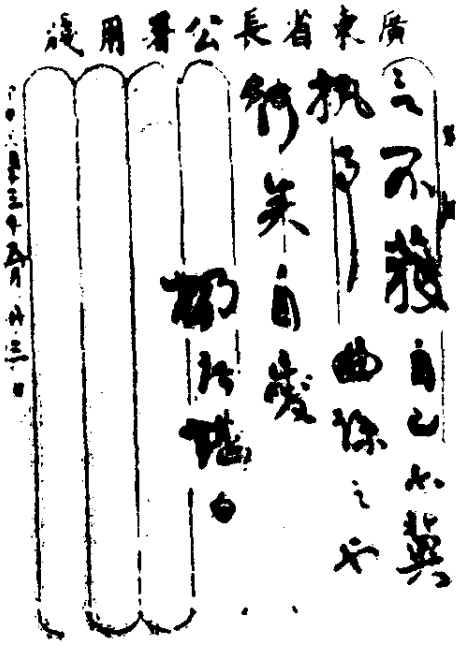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廿三日

再启者：堪既与介石绝交，不容更致书，唯尚有一言，请兄代询，英士将死之前，渠告我以谁氏谗构于先生，致英士之求死不得者，若闻此而仍漠然无所动于其中，则其人良知已绝，愚更何言也。

堪拜手

（转载自《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





辛亥革命元老杨沧白先生

潘为涵　潘为泉　潘为治

重庆嘉陵江畔，有一座“杨沧白先生纪念堂”（原重庆府中学堂旧址，现市政协）和一条以杨沧白先生命名的“沧白路”（原炮台街），它为具有革命传统的山城增添了光彩。

杨沧白原名庶堪，字品璋，晚年号邠斋。1880年（光绪六年）出生于巴县木洞镇。沧白先生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朝行将覆灭之际，封建统治者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猖狂地对中国的侵略，这些使他无比愤慨。少年时的杨沧白与邹容系同窗友好，他俩都具有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沧白先生15岁时“府考”为秀才。但他还学习英语、日语，以便直接阅读西方书籍，探索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寻求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1905年沧白先生在重庆参加同盟会，并任重庆同盟会支部负责人。他一直追随着孙中山先生，进行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讨伐袁世凯的活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历任四川宣抚使、四川省长、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长、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府委员等要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沧白先生因宿疾住在上海。这时汪精卫投降日本，正组

织汉奸政府，迭次拉拢沧白先生，均遭先生痛斥。1939年冬沧白先生乃弃家只身秘密逃往香港，经港飞渝，回到后方重庆。1942年8月患霍乱症，于6日在南岸大石坝寓所逝世，终年62岁。

四川人民对沧白先生的怀念，和对蒋家王朝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逼使蒋介石不得不装出假象，亲临主持沧白先生的追悼会，送上“哲人其萎”的挽幛和“抗战方殷，吾党又弱一个；言行不朽，先生独有千秋”的挽联，并予国葬。蒋介石为缓和中央和地方之矛盾，堵塞四川人民要以“川人治川”之口，除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沧白先生外，又修建“杨沧白先生纪念堂”，并以沧白先生的名字命名街道，企图以此安抚四川。

1942年8月2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有“国民政府委员杨庶堪，志行忠毅，学识渊通，辛亥首义东川，促成光复。嗣从国父致力国事，辗转东南，弗辞艰险。受任四川省政，施措咸宜，民国十二年大本营在粤成立，赞襄大计，懋著勋勤，近年辅翊中枢，老成宿望，倚畀方殷。兹闻以微疾逝世，良深默惜，应予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派参军长吕超前往代表致祭。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等词。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电致唁：“倾闻沧白先生在寓逝世，国难未舒，老成遽谢，旧勋硕望，党国同悲，矧在素交，尤深感怆”。还在挽联中写道：“高风亮节，自有千秋”。暗示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

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反正前后》中称杨沧白先生是“后来在四川成为革命党人的元祖”。充分肯定了杨沧白在四川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当时伪《中央日报》在沧白先生逝世后发表《杨氏事略》，文中谈道："杨沧白讨袁失败，亡命日本，初见总理（孙中山），倾谈之下，总理惊得奇才，多所倚重，左右不离……"。

沧白先生的追悼会，重庆有五千人参加，成都有一千人参加。解放前象这样多的人追悼沧白先生，实属罕见。

最近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和报刊，访问了尚健在的一些亲友，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杨沧白先生不仅是辛亥革命元老，也是人们所敬爱的老师和诗人。这正如《新蜀报》在沧白先生逝世的社论"追悼杨沧白先生"中称他为："革命元勋，四川耆硕，文章大师"的尊敬称号。

高风亮节　卓有千秋

一、功成不居的高尚革命情操

1911年11月22日蜀军政府成立，23日沧白先生在行台内集合全体同盟会党人酝酿政府人事安排。与会同志认为：沧白先生在党内的资望、对革命的贡献和此次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重庆地方政府的功劳均极显著。在起义过程中，先生"决疑定议，筹谋财政，周旋官吏，延揽党员"劳苦功高，理应为都督。但沧白先生仍坚决辞让，只愿

出任顾问，以备咨询。最后起义诸贤，以张培爵尝主各军著有懋勋，遂公举为都督。杨沧白、朱之洪为高级顾问。事后沧白先生作诗表达当时的思想："余亦从张公，渝州揭汉旗"。沧白先生这种功高不居、功成身退的高尚革命情操，至今犹为人们所赞佩。

二、举兵讨袁　亡命日本　百折不挠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刺死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举国义愤。赣、宁两省于7月通电全国讨袁。熊克武、杨沧白先生闻讯后即于8月1日在重庆成立讨袁总司令部。推蜀军政府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为川东讨袁军总司令兼军政厅长，杨沧白为民政厅长。据温少鹤等人回忆，熊、杨举兵讨袁文告前四句为："本军独立，誓讨袁、胡（指胡景伊、袁任命为川督护理，是袁在四川的鹰犬），元恶大憝，在所必诛"。这说明袁、胡同恶相济，是人民革命的对象。

另据《巴县志》：为响应赣、宁通电，重庆宣告独立，时省军将领犹左袒袁世凯，其所统率者共有四师之众，足以牵制一切。熊、杨蜀军志在讨袁，为扫除障碍计，不得不先讨省军。于是将蜀军两个团及第五师全部官兵共九千人，编为四个支队，分兵两路：一由中路取道永川、荣昌；一由北路取道合川、顺庆，进图成都。由于省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屯兵泸县，蜀军即由中路移兵南下攻泸。此时，袁世凯为保住西南这块篡权窃国的基地，又调集陕、甘、滇、黔四省军队围攻熊、杨的讨袁军。蜀军中路之师颇顺利，泸城旦夕可

克，即可挥师北上。然而北道之师，为省军压迫，[illegible]溃退，省军追逐至合川。黔军亦由綦江抵巴县石龙、界石等乡，进逼重庆南岸。重庆城守空虚，不能应敌。熊、杨决定放弃重庆。黔军、省军乃先后进入重庆，蜀军完全失败。熊、杨之所以放弃重庆，主要是考虑不让重庆城毁于炮火和保存部份力量，待机再起。但由于事起仓促，布置欠周，除熊克武等少数人先期离渝脱险外，沧白先生、但懋辛、向楚等人均未撤出。省军对参与此役的人，都抄家没产，行令通缉。向楚逃出重庆，历尽艰险到了南京，改名换姓为“林松年”，靠教书度日。沧白先生得力一法国神甫的帮助逃出川境，经黔、湘、武汉到达上海，转赴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三、困处危地　拒不投敌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杨沧白先生因宿疾在上海疗养，闭门治学。汪精卫背叛祖国，公开投靠日寇，在沦陷区成立傀儡政权，迭次拉拢并威胁沧白先生说：“你穷，到我那里就有办法了”。沧白先生严词拒绝说：“我虽然穷，但不能出卖灵魂，穷就应当去做奴隶吗？”及后，汪逆竟亲自登门再劝沧白先生：“何苦困危地而不自惜？”沧白先生说：“按着以前的交情，谈谈也不妨，但你现在拿了日本人的钱，我们之间便无话可说了。我穷，自有安排我生活的办法，用不着别人管”。游说不成，日伪配合暗生一计：由日本大角海相出面，用三万美金购买沧白先生收藏的一个明代五彩大花瓶。沧白先生敏锐地察觉：日伪此举是“醉翁之

意不在酒”，用的政治钓饵来诱降。因此，答复大角说：“新瓷谢绝出售”。但是恶意中伤沧白先生的重庆蒋记政权，却散布了“杨沧白将出任汉奸政府行政院长”的谣言。沧白先生在重庆的亲戚何鲁同志听了不相信，写信问沧白先生，沧白先生对何的“不相知”很生气，复信感慨地说：“嗟乎，吾人今日既有兵火之苦，复有生活之压，甚且有名誉之危，其不愤而染红者几希矣！”并附《新号》五律一首：

新号分齐楚，群追绪律趾；
风前几垂柳，海上一孤松。
书史千秋重，河山半壁空；
老夫自迂拙，槁项甘长终。

这诗表示他虽身陷敌伪困境，只作海上孤松，不作随风柳，宁肯“槁项”以死，决不附敌苟生的坚定信念。

沧白先生见无法摆脱日军和汪精卫的纠缠，终于在1939年11月11日与家人分别（妻詹夫人，一子一媳，四孙），只身由上海逃至香港，于16日在港乘欧亚机飞往重庆。当他抵渝时，在渝好友熊克武、吕超、但懋辛等前往机场迎接。正如当时《新民报》记者熙修写的报导标题：“《最难风雨故人来——在沪严拒汪逆利诱杨沧白先生昨抵重庆》。”这一标题最能写出当时人民对沧白先生返渝时难忘的心情。

四、早就洞察蒋介石的为人

重庆博物馆所收藏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二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日沧白先生致廖仲恺先生函的原件，原函是用“广东省长公署用笺”八行笺纸写的长信。原函写道：“……如介石者，岂非堪平昔误认为死生患难之交耶？一旦反面，狞恶至不可堪，其所诃责，复皆适得其反。彼其旨趣，不过欲夺我居职，以崇奉其长官耳。此一言可得之事，何为必挑拨主客恶感，且视故旧如仇仇，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至于如此其极耶！”由此，可以看出，沧白先生早就洞察蒋介石有篡夺军政大权的野心，并直言揭露，他在那时已坚决反对蒋介石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沧白先生由上海回到重庆，老同盟会员赖以庄邀沧白先生到他家小住几日，刚住下不几天，突然接到通知：“明天蒋介石要来看杨先生”。第二天赖家住宅警卫森严，蒋介石来到后便与沧白先生进室内密谈。蒋介石先恭维一番，然后转入正题说：“杨先生是本党的老同志，当前国难当头，四川的重庆，已成为陪都，四川是非常重要的，请你出任四川省主席，才能更好地巩固这个大后方”。沧白先生当面拒绝，并指出蒋介石专制独裁，把国家搞坏了。

蒋介石为什么当时对沧白先生又恨又怕，又打又拉呢？主要因为：一是沧白先生一向刚直不阿，毫不留情地揭露蒋介石的种种野心；二是沧白先生为辛亥革命元老，且主持过四川省政，德高望重；三是四川人民对蒋家王朝倒行逆施强烈不满，四川地方势力要求“川人治川”，不能不稍留回旋余地；四是沧白先生在国民党党政军中有一定影响。当时沧白先生在全国党政军中有一定号召力。如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范绍增，云南的龙云，广东的李济深等经常来访沧白先

生，或长期有代表联系。在上海时，先生的座上客有邱蔚权、杜履谦、傅真吾、赵锡昌等都有一定的代表力量。就是与刘湘也有过密电往返。１９３３年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在福建筹组反蒋抗日政权时，陈铭枢还邀请沧白先生派代表参加。

沧白先生早就看清蒋介石篡夺军政大权的野心，瞧不起蒋介石，曾对何铮说过，蒋介石是反对我这个“老师”的头一名学生。

从教育和革命中获得
沧白先生 沧白老师的尊称

一、“先生”、“老师”的尊称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兴起，各地纷纷废书院，先后筹办新学堂。最初沧白先生在重庆府中学堂任英语教师；１９０６年应聘到永宁中学堂（川南永宁县）教历史、英语，及后又到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和附中教书；１９０７年返永宁中学堂任监督（校长）；１９１０年再到成都东文学堂教英语。沧白先生具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信念，常以教学作为手段来提高学生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其目的在选择优越的地区来积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基地，培养革命人才。沧白先生讲述历史课便阐发民族大义，并亲自到自习室与学

生交谈，启发学生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认识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他经常介绍革命书刊。如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等，给进步学生阅读；还提倡学生熟读《心史》、《水浒》和顾炎武、王船山等有关宣传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著作；并陆续发展校内外进步青年如陶子琛、杨伯廉、周南、罗锐伯、成相鼎、张仲华、张渭高、肖若愚、邓恒昌等人加入同盟会。沧白先生的引导，给革命培育了不少的新生力量。

1906年暑假，外号李屠户的叙永厅厅官李镜清，察觉永宁中学校学生的进步活动，便给学堂监督以种种刁难，从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学生在沧白先生的策动下，进而扩大为学潮，历时三月之久。李镜清被革职，学潮才告平息。

学潮平息后，沧白先生应聘到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和附中任教。永宁中学学生，群情惶急，顿失所依，推罗锐伯等五人作为学生代表奔赴成都，欢迎沧白先生返校。沧白先生与张培爵缜密商定后，始返校任永宁中学堂监督。从此，永宁中学堂逐步成了当地的革命司命部。

1907年沧白先生聘请同盟会党人朱之洪、朱必谦等人先后来校任教。因此叙永县成了同盟会在四川南部地区的革命基地。沧白先生等人在教书的同时，还积极动手制造弹药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1910年沧白先生在成都东文学堂任英语教师，学校开运动会时，学生与巡警发生冲突，被巡警打伤。成都各校罢课示威，曾推高等学堂学生张培爵为代表赴总督府申诉，也毫无结果。沧白先生与高等学堂教习刘士志两人挺身而

出，前往见总督赵尔巽，并严词力争，迫使赵尔巽将巡警教练所换调，以平民愤。通过这些斗争，同盟会决定争取进一步掌握教育机关，作为扩大组织和发动革命的基地。于是，沧白先生返渝接替梅际郇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张培爵任学监；朱必谦任巴县中学堂监督；杨霖任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朱之洪任巴县女子师范监督和学监；谢持任教员，董容伯、吴骏英、张象乾任巡警教练所教职员。因此，重庆的绝大多数教育单位里，大部分教职员工都是同盟会党人。辛亥革命发生，重庆师生成了揭旗推倒清朝的急先锋，当时陆军十七镇排长，革命党人夏之时所率七、八百人的起义队伍，从简阳县抵重庆江北黄桷树与二百支九子快枪所武装的会党队伍会合并同石青阳的敢死队作为后盾，支援学生运动。学生队伍在体育学堂集合，向朝天观进发。队伍首经演武厅街到中营街与驻在原中营游击署的新巡防军和商团会合，绕道捉拿重庆知府纽传善和巴县知县段荣嘉，迫使纽、段投降缴印。重庆宣布独立。

沧白先生学识渊博，善于团结群众，对学生和知识分子有他特有的吸引力。因此，大家对他是尊敬的、信任的，所以辛亥革命重庆光复时，一呼百应。不少人都尊称他为“老师”、“先生”。后来在省内外的同志竟亲切地把“老师”、“先生”当成称呼他的尊号了。

二、疏导学生　智斗知府

川汉铁路系由四川田赋中增收税款集股自办的。1911年

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并与美英法德四国订约，出卖铁路主权，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展开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都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操纵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企图把保路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在重庆，沧白先生等同盟会党人认为：“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终不悔悟”故“文明争路，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主张“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决定“趁此机会”，“借保路为名，行反满革命之实”。因而派出宣传员分赴各坊厢演说保路原因，揭露清政府丧权卖国，强夺川民财政的横暴行为，使群众的保路运动热情更加高涨。特别是重庆府中学堂的学生，更属行动积极。沧白先生亲自出面领导这一运动，他说：“保路是应该的，但不是根本问题，真正的希望还是在广东方面”。六月，成都铁路总公司召集股东大会，重庆股东推同盟会朱之洪为代表出席。朱行前找沧白先生商量此行策略，沧白先生说：“蒲殿俊、罗纶诸人不足言革命大业，此行宜和成都同志商讨策划起义事宜”。这就是说：蒲殿俊、罗纶等人只求保路，反对人民起义，称不上是革命。此次去成都，要和成都的革命党人商量武装起义的事情。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蒲、罗等九人，并下令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股东代表临时所也于同日被封闭；逼迫各地代表离省，从而激起全川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愤怒。9月8日“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纷纷响应，从此，武装斗争很快遍及全川。

赵尔丰看硬的一手不行。为缓和矛盾，又来软的一手，企图软化人民群众的保路斗志，急忙抬出前任四川总督岑春

煊。岑来川前，先发来“告蜀父老子弟”电：

“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而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蜀父老子弟也。乃者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不胜其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何状耶？……。”刹那间娓婉的电文很快传遍全川一百多个州、县，甚至很多青年学生看不出电文的实质，而把它当作优美的抒情的好文章来背诵。沧白先生则尽力向学生们揭露岑春煊电告蜀父老子弟，目的在于欺骗群众，软化人民的保路意志，瓦解同志军保路的作用，并以恢谐讥讽的口吻对大家说：“岑春煊学刘邦告关中父老的笔法，难道他还想当汉高祖吗？”从而引导学生和群众投入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革命斗争中去。

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等九人，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制造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因此，成都周围十多个县二十多万保路同志军包围成都。朱之洪星夜赶回重庆，将情况详细汇报。沧白先生、张培爵等人根据成都情况，分析了重庆敌我双方的力量，认为当前虽敌强我弱，但敌营垒官吏，大都平庸之辈，不足为惧，容易对付；惟重庆知府纽传善，机警狡诈，必须集中力量认真对付。并研究了如何争取和瓦解重庆驻军，如：对于来渝招训新军兼统督署新兵的广东巡警道李湛阳，对于驻守重庆东水门和太平门河边水师炮船队的炮队营教练长邓昆山等，均利用旧交关系，开展策反工作，使其武装起义时倒向革命；他们密谋了大举的整个步骤，派出党人四处发动群众。当得到各地党人密报，全川人民，斗争情绪日益高涨时，沧白先生便进一步决定重庆起义

和作武装准备。他派人侦察清政府的动态，特别是重庆知府纽传善的阴谋诡计，并紧密加强与全党和军队的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这不仅推进了全国的起义运动，而且使沧白先生领导的重庆起义活动更增加了力量。当时重庆同盟会支部与各地同盟会党人的联系日益频繁，邮件信函往来日益增多，机警狡诈的重庆知府纽传善产生了怀疑，派出便衣在重庆府中学堂及住宅周围侦察，引起沧白先生的警觉。一天沧白先生借事去试探纽传善。纽便单刀直入的问道："人说学堂教职员中多系革命党，是真的吗？"沧白先生答道："教职员皆书生、秀才不了解革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师中保证没有革命党。若有，唯有我杨沧白是革命党了。"说毕，拱手笑谢而去。从此，大家对纽传善更加注意和提防。最近我们访问了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何蘅（沧白先生的亲戚）、曾进（我父亲的同学，沧白先生的私淑弟子）、李元德均谈及此事。使人听后，情景仿佛如同昨日。

三、互教互学　共同提高

沧白先生少年时就具有"以共和政体代替封建专制"的思想，渴望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于是下苦功自学英语。时值重庆教会一位叫巴克的英国牧师，知道沧白先生中文很好，要向他学习中文，于是两人商定：杨教巴克中文，巴克教杨英语。清末废书院、立学堂，沧白先生与巴克均在重庆府中学堂任英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巴

克只能用通俗浅易的中国话来解释英语，而这时的沧白先生虽是一位青年，却能用古文来比较、印证地解释英语，因此很受学生欢迎。

1898年9月日本人成田安辉和井户川辰三来游重庆。他俩略懂中文，又喜好诗词，与沧白先生、邹容相会，一见如故。杨、邹向两位日本朋友学习日语，两位日本朋友向杨、邹学习中文。

人们认为章太炎先生性格古怪，脾气很大，难与别人相处，但沧白先生却与他相处得很好。晚年章太炎先生安居上海，沧白先生因宿疾在上海疗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两人力主抗战，这一时期，沧白先生与太炎先生往来十分密切，经常在一起谈论抗日大事，也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一日不见，如有所失。太炎先生曾为人写墓铭，沧白先生发现内有一字用得不恰当，当即与章太炎先生指出。沧白先生自己精益求精和认真学习钻研他人诗文之精神，令人佩服。不仅与人互教互学，就是别人就教于他，也从不推诿，曾为冯玉祥改诗，为蒋介石改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当时有人称赞沧白先生是"桃李遍全川，同志满天下"。这话是很确切的。

四、支持革命斗争　不准开除学生

据重庆橡胶工业公司离休干部刘文楷（当时重庆"联中"地下党负责人）的回忆和商务日报的登载：1940年前后"联中"校方贪污公款，压制进步学生开展活动。在地下党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